



交棒

遷移後

再一次長出根

Kahna mapansuhshuh

do ili o ya pakacitan so makakaday a ipipinapinan no kakoa pa

在部落日常尋得珍貴事物

tana pangaaapan do wawa aka no pangatesas so saki aka no niminmasazi a vazay am, to mimamayo o ya akmey katedbedan no asa ka ili a cicirawat.

da nipadket do 《原視界》o vazay no malavayo a Bonongco a mingaran si Umav Ispalakan, nimangay do ili no Cowco do 新美, macikaop do rarakeh a mamaltog so omowmalalam aka no mamareng so saki aka no mapakheb so saroap do takey, ononongan na jira o pimasawdan da asa ka itetngehan, makma so mamaltog so omowmalalam do kakaasan aka no tominon aka no mamareng so ito no aramay. ipakatopos do vazavazay no malalavayo a tao do da talitalilisan, ya pacimatan do pangtoktowan no pangangavangan a ya omranes do ili no yancomin.

nimyapo nokakoa o kavonong so kanekanen no tao ya, kalovotan o niahahapan no manisibo a tao, mitarek o vonong no rarakeh aka no motdeh a vinyay, cicirawat oya no kakoa pa, am yarana mian so zampo aka no panrekmehan so kanekanen am, ya rana mablis o ya apan sia. o ya mamaltog so omowmalalam a tao am, da zazatan sira no ya omzat do omowmalalam dehdeh, tana yaro o masalit a vazay am, ya miparo o ya mapatnek so kalovotan a ciciponan do ili no yancomin sicyakoa ya. ko pakoyokoin pa jinyo mangakeypeng a malalavayo a tao am, masanib kamo a komawalam so kamanrarakehan, ipakatengen nyo do kangangay ta do ili.

狩獵、釀酒或分享的日常生活慣習與個人經驗，點滴積累形成族群認同，也彰顯出部落自身的獨特文化。

本期《原視界》邀請布農族青年Ispalakan Umav參與鄒族新美部落的日常，以年輕都市和原鄉各半的生命經驗，在巡田、做酒、放陷阱、搭獵寮的過程觀察他者，同時分享自己如何串起家族獵槍、部落織布和做芋麻線、釀酒等記憶。我們可以藉此認識在都市與原鄉不斷往返的原住民青年之生命經驗，也能注意到社會價值的轉變如何在部落刻劃出發展的軌跡。

例如部落傳統分食文化，體現在獵人與族人共享獵物的習慣，以及家庭內為照顧長者和幼童而有不同的分肉方式，這些部落中的習以為常，在有了電和冰箱後產生變化。此外，傳統狩獵方式現今面臨如何與當代社會保育需求對話，但我們在傳承困境中，也因應環境發展出獵人協會組織與女獵人的存在。族人朋友們必須持續摸索並建構屬於自己的基準和生活型態，我鼓勵年輕族人多多跨部落、跨族群交流，發掘部落日常的平凡與特殊，從體驗生活的每一刻更認識自己。

Panirsirngen do yanbonkay
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
基金會董事長

瑪拉歐斯
Maraos

世界 INDIGENOUS SIGHT

Issue

38

發行單位：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

發行人：Maraos 瑪拉歐斯

總編輯：Magaitan 瑪蓋丹

統籌：孫琳鳳、希給·梧梅

編輯執行：曾瓊慧 Lovenose、賴星羽 Bali

美術統籌：賴星羽 Bali

地址：11573 臺北市南港區重陽路120號5樓

電話：02-2788-1600 / 0800-581-600

傳真：02-2788-1500

E-mail: ipcfservice@mail.ipcf.org.tw

編輯製作：今周刊代編部

統籌：羅景馨

文編：郭柏均、田俋聿

文字：郭柏均、邱睦容

攝影：黃建彬

美編：張為舜

插畫：Adoor Yeh

族語翻譯：馬月琴（達悟族）、蔡麗綉（邵族）

Landuun Ismahasan（布農族）

地址：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一段96號8樓

電話：02-2581-6196#336

傳真：02-2531-6433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／未經本會書面同意，請勿轉載。雜誌內所有言論與撰述均不代表本會立場。中華郵政臺北雜字第2064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ISSN：2313-111X

從原住民族的角度看世界
圖文好看線上版 ▶



01

do ili o ya pakacitan so makakaday
a ipipinapinan no kakoa pa

在部落日常尋得珍貴事物

10

狩獵與釀酒
山林孕育的傳統生活

22

部落生活經驗比對
觀察從不停歇

06

跟 Umav 一起來點
鄒式生活

08

新美部落
雲霧繚繞的鄒族烏托邦

14

非典型都青
從一次次搬遷
建立認同感

18

抓獵物與復育農作物
鄒族人有一套！

26

獸皮、木頭與竹子
不同年代的手作日常

30

截然不同的
部落與平地生活

交棒 >>

Kahna mapansuhsuh



註：Kahna mapansuhsuh，布農族語「重新扎根」之意。



交棒 遷移後 再一次長出根

部落、都市、都市、部落……既是布農也是泰雅的 Ispalakan Umav，從小即在城市與部落間不斷遷移與穿梭。這次，他來到曾經從達邦部落移居新美部落的鄒族社群，這裡的青年 voyu e toskʉ 在都市完成學業後，毅然決定返鄉，開始說起母語、實踐族群文化，也自主恢復族語姓名。兩個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發生碰撞，滋養了來訪的旅人，也為原住民青年世代的勇氣發酵。

Ispalakan Umav

布農族與泰雅族的孩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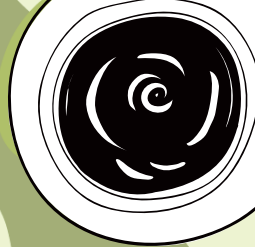
臉書粉絲專頁
「每天來點布農語啊！」
mapasnava Bunun saikin 版主

經營 Podcast
「Umav 如何了! What's up Umav」

跟Umav一起來點鄉式生活

Off We Go!





我的名字是U mav，全名是Ispalakan U mav，我繼承祖母的名字，在身
分證上恢復使用族語姓名已經有十幾年。我是布農爸爸的女兒，也是泰
雅媽媽的孩子，我的父母來自不同族群，家鄉也距離很遠。從小到
大我住過很多地方，搬家很多次；除了原鄉，我人生有一半以上的時
間是在都市生活。我是部落青年，也是都市原住民，或許有時候我也什
麼都不是，取決於我被哪裡的人記得或認同著。

我可以書寫過往拜訪阿里山的經驗，或被鄒族文化所震撼與感動的
感受，但我決定先和讀者分享關於我的一些背景故事。我心目中有很
欣賞和尊敬的鄒族朋友，他們給我的身教和內涵，是在樸實的日子分
享著美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藉著日常累積而散發這樣的光芒。

這次很開心收到《原視界》的邀請前往阿里山新美部落。很多人會
以為布農族跟鄒族好像隔了一座山，但其實我人生截止目前為止住得
最久的部落，正是布農與鄒族人住在一起的土地——南投信義鄉久美
部落，布農族稱久美為Mahavun，鄒族人則稱luhtu。

我認識的鄒族人往往跟布農族羅絆很深，像是跨族群通婚的家
庭，或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同學。外人對鄒族的印象可能是外貌特別好
看（挺鼻子、深邃的眼睛、長長的睫毛），或嚴謹的傳統祭儀和文化組
織，但我對鄒族人最具體的連結是我的隔壁鄰居、一起上教會的朋
友、同隊球員、十字路口的阿嬤與廣場上玩耍的孩子，都是日常樸實無
華的時光。有時候阿里山的親戚會到久美拜訪，我便在旁邊默默地聽
他們分享，久美的哪一家人跟阿里山哪個部落是一家人。我住在久美
10年期間，開始習慣性告訴別人「我是久美的」，自視為在鄒與布農的
部落生活，是布農與泰雅的孩子，人生大約1/3的時間，我在此認同中
生活，也漸漸認識屬於鄒族的文化和社群。

雖然已經搬離久美，但我知道我人生有一段美麗的時
光是跟鄒族朋友一起度過。不同部落、區域的族人一定會
有很多不同之處，因此能學習的事情我會努力學習，能理解
的我會認真理解，也希望不致於有冒犯之處。期待能有美好的交
流時光。

U mav寫於上山前一天



新美部落

雲霧繚繞的鄒族烏托邦

從山腳下的臺18線出發，蜿蜒的山路在各式以阿里山為名的特產店、招牌號誌中展開，這是遊客們雀躍上山的路徑，也是百年前鄒族人從平地往山上的遷徙之路。

人口約6千多人的鄒族，在16個原住民族中排行第10，主要居住在嘉義阿里山鄉及南投信義鄉兩地，層層的山頭為這個人數不多的族群蒙上一層面紗。但在「成為」山裡的原住民之前，鄒族祖先曾居住於臺南安平，為荷蘭人獵過梅花鹿，也留下ca' aham（札哈木）的地名。鄭氏時期，隨著入臺漢人增加，族人從沿海退到阿里山腳下的逐鹿部落，並於清朝時期遷往山上，組成達邦、特富野兩大社。

方新忠 / Mo' o Tapanngu

莊良賢 / Pasuya e Nuacachiyana

經歷過日本殖民
與國民政府治理
的88歲耆老

資深獵人

音樂創作者

當日本人領有臺灣島嶼時，鄒族人選擇與日本人和平共處，日本殖民政府將教育制度、農耕技術與建築工法帶進部落，培養出第一批受現代教育的原住民菁英。對於族人來說，日本人除嚴格管控山林資源，生活大致能保有自主空間，直到國民政府時期，一切都有了改變。

戰後初期，族人所有行為都受到限制，連採愛玉子都要申請。而受過師範體系教育、學習過農業改良的鄒族菁英高一生（Uongu Yata'uyungana），在擔任鄉長期間不畏時局提出「高山族自治」，以及成立「新美集體農場」的構想。他觀察到，百年來族人們在山裡的發展，使得兩大社人口增加，沒有多餘的耕作地，因此向國家申請開墾，將大社的族人們以家族為單位，分批帶往山上其他未開發地域，遷徙到的新地方則命名為山美、新美、茶山。

新土地的開墾筆路藍縷，另一方面鄉長高一生的自治理想換來白色恐怖的政治迫害，為部落帶來揮之不去的陰影，族人們為此過上一陣受到監控的生活，直到解嚴才逐漸消散。當現代化腳步進入部落，道路與電力開通，傳統農耕狩獵、語言文化改變，許多族人為了生計下山生活。大約20年前，文化傳承的意識高漲，受到上一輩影響甚多的Pasuya e Nuacachiyana，從一日登山的「勇士營」起步，將山林化作教室，傳遞傳統族群生活知識；社區發展協會與在地青年也在2018年成立「離民工作室」，投入文化復振工作，新美部落開始以獵人文化為主軸，為自己的土地與孩子建構族群認同。



狩獵與釀酒

山林孕育的傳統生活

山林和溪流延續鄒族命脈，文化和秩序也相依形成。每逢特殊時節男人上山打獵，女人便會在家釀酒，慰勞在外辛苦打拼的男人們。



一杯米酒與一片葉子，祈求完畢將米酒灑在葉子上。



入山儀式 對土地的尊重

每次上山前，獵人都要向山神祈求平安、報告此行目的；如果是打獵、巡視陷阱的話，還會請求一些「祂養的東西」，因為鄒族人認為，山豬、山羊、山羌等動物是山神養的。族人祈求時，除了這座山頭的山神，也會邀請鄰近的山神一起來享用。

獵人標記 生活的禮節

設置獵人標記的目的是告訴其他獵人，「這裡已經有人放陷阱了。」通常會放在入山處顯眼的位置，看到此標誌的獵人，就要轉往他處放陷阱，這是鄒族人的einu（生活禮節、生活公約）。

獵人將長竹子削尖、插立在地上，在竹子的頂端和側邊削出開口，並插入樹葉或竹片，用來指示陷阱放置範圍。早期各家族獵場領域分明，不需要此標記做範圍區分，因為族人都知道不能隨意進入其他家族獵場；近代社會文化改變，獵場界線模糊，才有這樣的標記方式，避免衝突發生。如果想要到更後方的山頭放置陷阱，則要告訴此標記的主人，徵求他的同意。





通常獵人一個星期會巡視一次陷阱，下次來的時候要將獵人標記上方樹葉換新，表示自己還有在顧陷阱，如果看到獵人標記上的樹葉很久沒有換新，代表這位獵人已經有一段時間未巡視陷阱。在鄒族規範裡，獵人標記是只有放的主人才能移動或拔起，其他人沒有權力移動，若是有人觸碰他人的標記，可是會打架的喔。所以若不放陷阱，獵人要自己移除標記。



好的位子、適合的材料 考驗獵人的經驗

獵人會尋覓山豬經常行經的路線，尤其是在好走的斜坡設置陷阱。陷阱大致分為兩種，一是捕捉大型獵物如山豬、水鹿、山羌等的套腳陷阱，另一個是抓山羊的套脖子陷阱，而山羊陷阱多放在峭壁上。

以前女生是不能碰男生的獵刀，頂多只有太太可以碰。現在鄒族已經有女獵人，多數是跟著先生上山打獵時學會這些技藝，而且女生打獵的成功率比男生更高。



有些族群的陷阱會有一部分外露，我們鄒族則會把所有機關埋起來，讓獵物更難察覺。



獵人在山上看到他人放置的陷阱抓到獵物，會四處詢問這陷阱是哪一位獵人的，或是把獵物帶回村子找主人。如果獵物被人帶回來，主人會分一半或是一隻大腿給對方，表示謝意。

即使現在人人都有手機，我們還是習慣到別人家敲門詢問，我們大致都知道誰會在那邊放陷阱，而且電話很難說清楚位置啦。



在附近尋找沒有彈性的竹枝，獵人稱為「沒禮貌的樹枝」。因為沒有彈性，不會長期彎曲而定型。

看風向搭獵寮

上山打獵不是一時半刻可以完成，有時候甚至會花上數日，以前獵人會在山壁巨石下的凹陷處歇息，現在則多會搭簡易的獵寮遮風避雨。獵寮切記要選在離水源處近的平坦地面，以利取水飲用或烹煮，但也不能太靠近溪邊，避免溪水暴漲的危險。



晚上的風向是從山上往山下吹，因此獵寮開口要面向山下，且會略微較高，便於生火。

大石頭將布棚固定後，會在四周鋪上黑棕樹葉（茅草也可以，視環境易取得的材料），交叉重疊在獵寮兩面，越密越好，不僅不會透光，也可以作為偽裝。

喝吧 女人釀的酒

釀酒，是鄒族女性的工作。婦人主要會在小米祭、戰祭，或是獵人出遠門團獵時提早釀酒，慰勞遠征後返家的獵人。



將白米稍微浸泡過，比較好搗碎。



將浸泡過的米搗成粉，記得要分批放入，才不會因受力不均，而有粉末不一致的狀況。

3



把一半磨好的粉末放入熱水中，慢慢煮成稠稠的漿狀，直到水收乾。



4

有種用手抓稀飯要被媽媽罵的感覺。



等米漿放涼後，一邊用手揉捏，同時慢慢加入另一半粉末，過程中不添加任何東西。糰狀更為固態後，移入甕中，用布把甕覆蓋靜置3至5天，酒便完成了。



鄒族的小米女神

鄒族人做事情比較安靜，因為鄒族人認為家屋周遭都有神。小米女神住在每一個家屋的穀倉，由於小米女神的法力比較弱，所以會配有護衛守在穀倉，類似漢人門神的概念。我們鄒族小米豐收祭並不是在歡慶，而是感謝神靈的保佑、跟祂們交流，族人會避免喧嘩、大小聲、罵小孩。另外因為小米女神不喜歡魚跟蔥蒜，以前鍋碗瓢盆還會分類裝山裡與河裡的食物。

非典型都青 從一次次搬遷建立認同感

穿梭在部落與都市的成長經驗如何形塑你的認同？



以部落來說，我住過布農族、賽德克族部落，不過待最久的是鄒族和布農族混居的久美部落。在不同部落生活，讓我從小知道自己是原住民，也知道有其他不同族的原住民和非原住民。但到都市生活後才發現原來原住民是少數，當時為了適應都市環境，花了不少時間，當再次搬回山上又要再一次學習部落是什麼樣的社會。在都市生活 10 年時間，我已經認同自己是一個臺中人，我知道我是原住民，但我會說我住在臺中哪裡；等我搬回部落，變成我要跟族人解釋「我是久美的」，因為我要一次、一次說明久美在哪裡，過程也慢慢認同我是久美的人。現在我又搬到我爸爸的原生部落羅娜，那邊是布農族部落，但本來是鄒族居住的地方，所以我一直和鄒族滿有緣分。

我從小在一次次搬遷中更認識自己，我發現我的經驗是穿插、重疊的，「你是山上的孩子嗎？」「你不是山上的孩子嗎？」這些一直存在我的生活。而傳統祭儀、母語、山林知識等經驗我還是有的，不過我不太會和非原住民朋友強調這些，我通常會帶他們去我住過的地方，例如認識我在久美的日常生活。他們會驚訝我們早上起來是喝咖啡，不是喝小米酒，哈哈。有一次我帶朋友體驗羅娜部落的跨年，然後晚上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去睡覺，他還以為會有什麼 party，但其實部落晚上就是安安靜靜的，偶爾會和幾個朋友在家附近的廣場聊聊近況，可能預計 9 點散會，但有人把吉他拿出來，這個聚會就會再延長一陣子。非原住民的想像可能過份地「原始風情」，就像他們會問「你家裡有冷氣嗎？」但我們住在海拔 1 千多公尺，幹麻要有冷氣？我第一次聽到這個問題，覺得超級爆笑。

因為我一直在不同地方生活，我會很有意識地希望自己不要有陳見地認識一個群體，這對我來說是很冒犯的。另一方面，我爸爸的教育是「你住在哪裡，就認同自己是哪裡人」，所以我住在賽德克部落時，我就有參加賽德克的古謠合唱團，甚至我學的第一組古謠合唱組曲就是賽德克族語。

今天放陷阱與搭獵寮的感受如何？



我沒有這方面相關經驗，第一是我用不到，沒有人期待 Umav 要會打獵，再來是我沒有這麼大的興趣。今天放陷阱、搭獵寮，讓我連結到學織布、做芋麻線的經驗，感受到這些事情在傳統社會是很必要的，尤其是性別分工的社會。像今天做酒時，我問老師：「會這個有加分嗎？」老師回答，「不會，這是大家都要會的。」但在當代社會，我不會這些東西，並不會影響到生活，我可以學，但不用到很會做。

放陷阱的過程，我非常知道該閃遠一點，就要閃遠一點，盡量不要給人家添麻煩；再來是「問問題」，

因為在部落待過，我知道長輩會覺得「小朋友就是用看的，先不要一直問問題」，我就傾向告一個段落再問老師，畢竟人家在做陷阱，擔心會妨礙到他。



你在做酒的時候提到很像布農族的搗米樂器，那是什麼樣的音樂呢？



我爸爸的部落羅娜有一些文化團體，他們在找回「杵音」文化，用杵發出音階，組合成一個音樂展現，杵音表演曾經上過國家級的舞臺，布拉瑞揚也和他們合作過。對布農族這種「集合性」很重的民族來說，我們的音樂都會以合音方式出現，杵音不能一個人敲，要一群人一起敲，合起來才是一個圓滿的作品。

我上次敲杵是在泰雅族部落，那時候在搗麻糬，長輩有提到搗麻糬時他們會唱專屬的歌，所以我才問Voyu 敲杵時有歌嗎？這就是我們的文化差異，一樣拿著那根杵，布農族、泰雅族有音樂展現，不過鄒族不會這麼做。

釀酒過程有想到其他族群的相關文化嗎？



我們是顆粒狀的米下去做酒，但這邊是先搗成粉，對我來說滿新穎。我們以前有口嚼酒的傳統，但近代就沒有這樣做。我們知道釀酒是祭儀必備，有活動時才會準備這樣東西，不是想喝就喝，這和後來菸酒公賣局進入部落產生的喝酒文化完全不一樣。不應該說原住民的「喝酒文化」，而是「釀酒文化」，因為整個釀造過程是配合歲時祭儀、村子活動、家族倫理而進行，重點是釀造的文化結構，「喝」已經是最後一階段的事情。

明天有獵具、鞣皮等課程，你之前有接觸過嗎？



沒有，我很少參加這些活動，除非朋友特別邀請或剛好有機會，因為日常學族語、認識不同地方的人就已經夠忙了。雖然我沒有鞣皮過，也不會做獵具，但我的家人有些是獵人，家裡就有這些東西，只是這些東西不是我被設定、必須要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不會偶爾上山體會一些事情，就太過度驚訝或是情感滿懷，這些東西就是我的日常，只是人家看不出來，會以為我是在都市生活的人；甚至我的族人看不出來我是原住民，或看不出我是布農族、是泰雅族，這些情況我很常遇到，但他們只要跟我聊過天，就知道我了解這些事情。這就是我為什麼用網路、Podcast 去講故事、演講，應該有滿多人和我的經驗類似，不是那種最典型生長背景的原住民青年，但不代表那些事情是遠離我的生活。





抓獵物與復育農作物 鄒族人有一套！

狩獵、農耕、捕魚，都是原住民多元食物來源，從有形工具到無形文化展現，
體現出鄒族人的山林智慧及生活倫理。



打獵工具與戰利品

弩弓

當獵物踩到機關時，弩弓會射出箭，直入動物的心臟。過去家族獵場範圍分明時，不會有外人進入，主人也知道弩弓位置，不會有誤射情況，但現在為避免誤傷他人，鄒族人已經沒有在使用弩弓。



藍腹鵲的羽毛與腳

藍腹鵲的鄒族語為「toevost」，意思是「真正的鳥」。獵到藍腹鵲後，會留下兩個部分：一是尾羽，可以作為頭飾；二是雙足，曬乾後綁著吊起來。這些都能象徵獵人的能力。



頭飾上的羽毛最多配戴12支，藍腹鵲羽毛4支（2黑2白）、藍鵲羽毛2支、大冠鵲羽毛2支，熊鷹羽毛2支。只能配戴自己打下來的鳥類羽毛，多獵也不會多掛。通常配戴6支羽毛剛好，不能夠戴得比老人家多。



弓與箭



最早弓箭是木頭製成，後來因為竹子數量多又有彈性，許多工具都改使用竹子。弓高度通常不超過身高，因為弓若太長，在山中行動容易卡到樹枝，非常不方便。



箭頭形狀大致分成2種：第一種是箭頭形，主要用在山豬等大型動物上，能深入刺到內臟，讓動物流血致死；第二種是三叉式，大多獵捕小型動物如飛鼠、果子狸、松鼠、竹雞等，因中箭後箭會卡在身體裡難以擺脫，動物拖著箭移動便跑不遠。



全臺灣只有鄒族的箭尾會加羽毛，能讓箭飛得更穩定又遠，而且我們偏愛母藍腹鵲的翅膀羽毛，因為公的羽毛太厚了。

以前尚未有鐵時，整支箭都是用竹子做成，尤其用箭竹的皮更硬且利。



以前的獵人會將獵物頭骨拿給老人家鑑定，長輩們會閉著眼睛摸動物的牙齒，依牙齒磨損程度判斷獵物年紀，越年輕的動物牙齒越銳利，老人家們藉此肯認獵到年輕獵物的獵人。鑑定完畢，獵人會把肉取下，和酒一起拿給老人，既是分享，也是一種「鑑定費」。



抓蝦裝備大全

桶子

竹製蝦桶，開口處有留一個缺口，方便脫除竹叉上的蝦子，單手就能操作。

叉子

密集的鐵叉，易於抓蝦。

放魚筌抓大魚

此為中型魚筌，以黑棕製成，使用時機為雨量減少、溪水較不湍急時，約為每年11月至隔年梅雨季間。使用方式是將魚筌放在河床高低落差處，並用石頭固定，讓魚能順著水流游入，小魚會從縫隙中游出去，只留下大魚。通常會放置一個星期至半個月。

傳統頭燈——五節芒火把

蝦子習慣天黑後出沒，以前沒有照明設備，族人會將五節芒曬乾、綁成一束，在白天擺在河邊，每50至100公尺放一把五節芒，晚上便能點火照亮河邊，捕蝦就有了光。透過改變芒草間距，還能調整火的大小。

木箱

功能類似蛙鏡，因水波大的時候，不容易看清楚水裡環境，將木箱的玻璃面壓在水上，獵人便能清楚看見水面下狀態。



從分食體現鄰族倫理

在傳統社會，獵人捕捉到獵物會和部落族人分享。分魚時，先依大、中、小分成堆，如果在場有老人，就要把幾尾最大的魚先給老人，表示尊重，剩下的魚再平均分給現場的每一個人。如果是分享山肉，里肌肉會給刺死動物的人，剩下部分再一一分給在場者。此外，發現別人的陷阱捕捉到獵物、幫忙揹獵物，甚至是在山上巧遇的人，也都能分享到肉。

家庭分食也相同，家禽處理完後，要把最有肉的部位如大腿肉、胸肉給阿公、阿嬤和小朋友，因為他們比較不會啃骨頭，剩下的才分給父母輩。只是冰箱進入部落後，保存食物變得容易，傳統分食文化也就漸漸式微。

部落親戚若有人不會打獵，獵人一定會記得分肉給他，對方也會用蔬果回報。

強壯的鄒族人復育原生作物

除了竹筍、茶葉、苦茶油等農產，阿里山還有一群原住民致力於復育原生種作物。打手機鄒有機農業發展協會負責人楊佩珍，從小在外地生活，因為想印證老一輩「不施肥，卻能讓作物長得很好」的種法，加上想復育鄒族傳統作物原生種，在十多年前回到部落，以不用藥、不施肥的「秀明自然農法」耕作，是目前全臺灣採用秀明農法耕作出最多種類的農場。

「打手機鄒」是鄒族語「Taso ci cou」音譯。Taso是「強壯」之意，ci為語助詞，cou指「人」，Taso ci cou意思便是「強壯的鄒族人」。

赤小豆

長相類似紅豆，是鄒族老人家喜歡吃的食物，這是楊佩珍意外在野地找到原生種而開始復育。傳統會和米飯一起煮，或加入薏苡、樹豆煮成排骨湯。

薏苡

原生種薏苡仁，去除外皮後，可以做成糙薏仁。

蔞蕎

有殺菌功效，疫情期間特別受歡迎。

地瓜

原生種地瓜，顏色為全白、紫白。

樹豆

有黑色、紅色等顏色，原生種樹豆是灰白色，也是唯一有香氣的品種。大多用於煮湯。

葛鬱金

又稱「天然太白粉」，經過清洗、加水榨汁，取出沉澱澱粉再曬乾，即可得到葛鬱金粉。葛鬱金是「葛森療法」膳食來源之一，許多癌症病患都會吃，也可以做成涼糕、粉圓。

除了上述作物，這裡還有種山苦瓜、薑黃、人參葉、翼豆、赤道櫻草、樹薯等農作物唷。

部落生活經驗比對 觀察從不停歇

認識文化過程，老師談了很多遷移歷史，也請你分享布農的故事？



布農族神話傳說認為我們發源地是玉山，當初有 5 個兄弟分頭遷移，形成 5 大家族。根據口述史與其他族群的對照，布農族曾經生活在平地，與平埔族、鄒族有過衝突、交易等互動，但隨著外來政權進入，現在大部分布農族還是在高海拔地區居住，近 2 百年大多分布於南投、高雄、花蓮、臺東的深山。

我是透過資料還有家人的分享知道這些遷移史，我同輩的堂哥、表哥也會研究這些，然後講給我們聽，但我更有興趣的是關於我自己家族 Ispalakan 隸屬於郡社群 isbukun 的部分。

老師常提到做酒、整理農作物會有「講八卦」的場合，在布農的生活有相似經驗嗎？



我住過的久美部落，有布農族的嬰兒節 Lusan Uvaz，我們會做 mat-haulus 儀式，給嬰兒掛項鍊，其實這是一個生命禮俗，包含命名、把 ngan（石菖蒲）黏在小孩額頭上的祈福儀式，大概在每年 5、6 月為當年度的新生兒舉辦，藉此把新生命介紹給大家。在儀式前置作業比如準備硬的薏苡串成項鍊、準備 ngan、準備族服、準備殺豬，這些場合族人都會有一些交流。

你對部落經濟困境和產業發展有什麼樣的觀察？



我們羅娜那邊有產銷班、多元就業開發方案，也有苦茶油、咖啡、無毒、有機農業這類模式，有產銷班還是比較有保障，因為品牌還沒那麼有知名度、通路沒那麼廣的時候，山上務農會比較辛苦，容易被盤商剝削。羅娜比較多的經濟作物有兩種，一是葡萄，二是溫室作物，溫室這 10 年發展得滿好，族人的產品也變得比較穩定。因為氣候關係，我們蔬菜水果的品項更多元一些，算是種什麼就長什麼，還滿不錯的。在農業之外，觀光也規劃一陣子了，有民宿、導覽體驗，加上公部門的資源，就能發展起來。



你建議都市原青可以怎麼認識族群文化？有什麼心得？



可以參加類似這幾天行程的營隊，走自然路線，不太刻意去 set。像跟著佩珍姐巡田，也不是什麼特別華麗的內容，但就是真實的東西；也可以參加很「那樣」、「很原住民」的活動，但你要知道那個「那樣」是因為課程才出現，它可能不是日常。有些人會需要那種東西，讓他比較快建立連結或印象，我覺得這都沒有關係，不過要慢慢培養出敏感度。

再來就是觀察。還會留在部落的人，一種因為在這邊工作，一種是沒那麼喜歡在都市生活，所以在發問之前，可以先看「他們在忙些什麼」。因為我自己也住過山上，曾經被觀光客問一些有點好笑的問題，但問錯也沒關係啦，本來就是外地人嘛，但有冒犯一定要道歉。

在這裡學習，有什麼事情讓你感受很深？



看到 Voyu 和族人們對部落非常有認同感，他們不會講很華麗的話，就是用他們「鄒式生活」告訴客人，我們就是這樣子過的。這件事非常難得，尤其對於在外面、在都市做議題倡議的我來說。

像我問 Voyu 是什麼時候決定改回族名、為什麼？他回答這是理所當然要改。這真的很棒，他就是在做這些文化復振的事情，也直接改回族名，他還需要去辯論為什麼原住民要用自己的名字生活、要認識自己的土地嗎？他這樣的一個人，是最有力去召喚所有非典型生命經驗的原住民青年認識自己，他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典範——活出自己的認同。雖然我更早以前就復名，但那是因為家人的關係，而 Voyu 是自己主動復名，他在家講母語、在原鄉生活，而我在都市和部落兩邊跑，從復名到真正認同，花了很長一段時間，有對比才會發現其實我們不一樣。

還有就是這邊交通真的很不方便，我的部落離 7-11 只要 10 分鐘，這邊還是維持很純樸，比較沒那麼觀光化。







獸皮、木頭與竹子 不同年代的手作日常

從鄒族特有的鞣皮工藝，到農具與童玩，鄒族從山林取材，不同的手作種類成為新的部落特色，成為向外來者傳遞文化的媒介。

動物皮處理

鞣皮是一種工序，能將動物皮毛製成衣飾，是鄒族的傳統技術與文化。獵人們打獵後，會趁獸皮還「新鮮」，將皮與骨肉分離。



張皮

撐開獸皮，在皮的邊緣用刀戳一排洞，間距約一個手指頭寬，再用4根竹子分別穿過皮四邊，要製作比皮尺寸更大的竹框。將竹框與4根竹子以繩撐開，用拉力使獸皮平整，曝曬約2周時間，讓獸皮完全乾燥。



1



2



3



鞣皮

曬完的獸皮非常乾硬，鄒族人會2人一組，一人抓住一邊，將獸皮來回與黃藤等樹材製成的橫桿摩擦，讓獸皮軟化。鞣好的皮革便能依動物種類、大小，製成服飾配件。

* 將動物皮製成衣飾的工藝非常耗時，團隊因時間關係無法參與鞣皮工序。但我們更可以推想這些需要投入大量時間與心力的傳統文化，是如何養成族人對族群文化的認同。

鞣皮需要雙方反覆拉扯獸皮，相當耗費體力，通常都會由年輕力壯的族人負責。

農家生活竹子很重要

陀螺

是老人家用來消遣的玩具。鄒族陀螺最特別的是有腰身，打陀螺用竹子牽動苧麻繩，從最大的陀螺開始丟，誰能丟到最小那個，就越厲害。

風笛

起初，風笛是示警工具，因為竹片切風時會發出聲響，能夠傳遞到遠方。當有外族入侵等緊急事件，在高處戒備觀察的族人會甩動風笛，讓部落族人知道有異狀發生。後來則演變成玩具和趕鳥的工具。



鄒族幾乎沒有歌舞，很大原因是我們在山區時常保持警戒，守護傳統領域。



風笛甩動的樣子

趕鳥器

以竹子製成，將剖半的竹管相互敲擊，發出聲音。巡田時會帶著趕鳥器，繞著田走邊走邊敲，把麻雀趕走。



風笛的竹片會削成箭頭形狀，先削尖再削薄，最後鑽洞、穿線即完成。竹片越薄、越小，聲音就會越尖銳。

揹水用具

兩根麻竹筒綁在一起，兩筒相加可以裝上約20公斤的水，還有更大容量的版本。族人會在額頭上裹黑布、頂住揹帶，揹水工作是由女性負責，孩子長大後也會幫忙取水。



以前族人都有務農工作，必須將年幼的孩子一起帶出門，所以族人會用竹子編成高度及腰的嬰兒籃，婦女便會揹著嬰兒籃到田裡工作。嬰兒籃底部會鋪滿東西，再將小朋友放在物品上；若忙到一半要餵奶，便可放下嬰兒籃，因籃內的東西已將小朋友墊高，婦女不需要彎腰駝背，也能方便餵奶或安撫孩子。

從皮雕認識山裡動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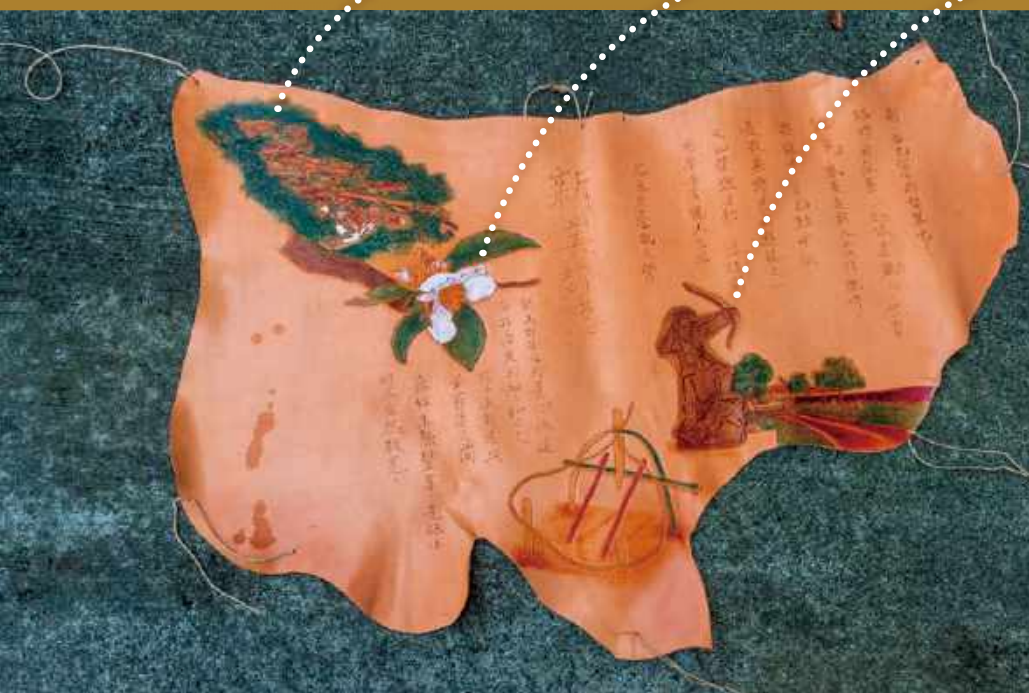
婚後從達邦部落來的Sayungu，運用自身皮雕專長結合族群特色，製作部落地圖，以及皮雕玩偶，讓來訪的旅人能夠從容易親近的玩物，更認識原住民族文化。



新美部落的鳥瞰圖，包含獵人營、國小、文化健康站、雜貨店、衛生室、教堂、垃圾場，都在Sayungu工具下一一描繪出來。

讓新美部落有「苦茶鄉」美名的苦茶花。

獵人雕像，象徵族人引以為傲的獵人文化。



截然不同的部落與平地生活

過去有手作經驗嗎？今天手作課程有什麼讓你印象深刻？



我不是很會做手工的人，手很粗，只有用木頭材料包組成飛鼠，很簡單黏一黏的那種。主要是因為我做手工的耐心很少，所以沒那麼擅長，只有畫畫是我可以做很久的事情。

但今天幫風笛竹片削皮，我做得滿好耶，想不到削皮竟然可以！還有幸好做飛鼠皮飾很簡單，不然老師會滿辛苦的。像鞣皮要在皮周圍戳洞時，那個洞我都亂戳，哈哈，可能是平常沒有在做，加上手勁的方向不對，洞的路線就會亂，幸好 Voyu 最後都還可以收拾。

處理動物皮的感覺如何？



Voyu 好厲害，他是我的新偶像，這次過程我一直對比他和自己，因為之前參加類似的文化體驗都是遇到長輩耆老，很少遇到年紀差不多的青年來帶，而且帶的還不是很觀光那種，Voyu 是真的很扎實了解這些事物的人。

其實鞣皮技術布農族也有，近年比較有文化意識後，有些青年也開始復振，我因為比較少回山上部落，所以接觸得滿少。當獵人要學的事情太多了，這些「皮毛」事務，是獵人知識體系一部分，我們看不到的知識還有很多，非常敬佩有使命感，而且願意談論、曝光傳統文化的人。

另外就是味道，我小時候回泰雅族的外公外婆家，一直覺得廚房有種「味道」，那個味道是平地人廚房絕對不會有的，我一聞就知道這是原住民廚房。但小朋友不會知道產生味道的原因，直到剛剛我才連結到原來那就是獵物的味道。

小時候常玩的東西有什麼？



電子雞、鬼抓人、芭比娃娃、車子……其實把小朋友放生出去，看到什麼就會玩什麼。我沒有玩過部落「傳統童玩」這類玩具，當時身邊比較沒有會玩這類童玩的人。

轉學到都市以後，我有發現都市同學小時候應該比較沒有在爬樹。因為我小學一年級還住在山上時，家門口都是樹，我滿喜歡爬到高高的地方發呆放空、想事情，或自己玩。有時候爸爸回家，看到我不在，也會想說「Umay 大概在樹上吧？」那時候住附近的伯母家有養雞，除了肉雞，還有養五彩花色的矮雞，顏色很多、很漂亮，這種雞的特色就是不愛待在地面，和我一樣愛待在樹上。我記得有一次和平地同學聊說，「我回家的時候，看到我們家的雞都待在樹上，很快樂的樣子。」我講得很理所當然，但同學都覺得我的故事超怪，我後來查資料才知道，原來不是每個人的雞都愛待在樹上。

短短3天總共有5位老師跟我互動，都是讓我珍惜的吉光片羽。在taso ci Cou場佩珍老師的田裡學習，他很有耐心地介紹眼前所見的植物和農作知識，我則一直擔心踩到不該踩的東西、砍到不該砍的地方。我在拔地瓜時自嘲只會吃地瓜卻不懂怎麼採，佩珍姐溫柔地說：「很多人都這樣啊！不是只有你。」安慰著不諳農事的我。能夠在山上開闢自然有機無毒農場，同時也是產銷班的幹部，不時還要接待從平地來的觀摩團，我非常佩服這位大姐。

Sayungu老師是新美的媳婦，從以前就對皮雕有興趣，也喜歡以家鄉元素如地景或動物來創作，有空時也會開課教學。但談到要商品化，他純真地笑說還是喜歡按照自己的心情做事情，作品若是為了販售而做，就必須迎合客人或耗費大量人力。我身為圖文創作者，對他的回應真的非常有感，要多賺點錢，還是保守最初創作的快樂？我忍不住誇姐姐「果然是真正的藝術家」。

Pasuya老師、耆老Mo'o阿公和返鄉青年Voyu，這3位不同世代的鄒族男子也給我很多感觸。首先是Pasuya老師對文化的熟悉和使命感很讓人敬佩，Mo'o阿公願意花時間和外地青年分享歷史文化，我也非常感激。我常常以自己過去高一生、林瑞昌的名字，幾經我們詢問，明顯發現對照日本殖民時代，泯滅良心、殘害鄒族生命尊嚴的威權黨國，才是確實對鄒族群體帶來最大殖民傷害的兇手。即使他們在提及相關歷史時，沒有刻意避而不談，也沒有煽動強烈情緒，然而鐵錚錚的歷史擺在眼前，其實我心裡充斥感傷與悸動。

新美(sinvi)這片土地原本不叫新美，是高一生引導族人遷村時取的名字。在口述歷史與考古資料中，這片土地原本是某族群的舊部落，這也是當地鄒語地名Niahosa的由來。Pasuya老師提到這個已經消失的族群叫作「taqupu-aneu」，我從資料發現，這裡據說被視為布農族已消逝的「蘭社」故地，身為布農族人，我能拜訪此地真的很有緣分。

Voyu傳承前輩的培育和期許，扛起文化工作，他是鄒語創作樂團「那麼古謠」的成員，可以流利跟長輩講族語（即使他一直謙卑地說自己講得不够好）所展現的自信與扎實，讓年齡相仿的人望塵莫及。當我問起他為何在身分證上使用鄒語名字，他不認為其他人一定要這樣，但對他而言，「因為這就是我的名字，我也覺得很理所當然。」那種理所當然的自信、謙遜與凡事不忘尊敬山林先祖的態度，是對我這幾天最重要的提醒。

2022.11.14







交棒 >>

